

《荀子·勸學篇》「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解

劉殿爵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荀子·勸學篇》云：

[1]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荀子集解》，頁7）

《大略篇》又云：

[2]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同書，頁514）

這兩節文字，看起來相當簡單，但現代作注釋語譯的人，在理解上似乎尚有商榷餘地，所以特別提出來討論一下，現在先將資料包括唐代楊倞的注釋，抄錄於下：

—

楊倞就 [1] 作如下注釋：

[1a] 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同書，頁7）

[2] 則無注。

梁啟雄對 [1] 的注釋是：

[1b] 此言：若把柴薪——有乾有溼——施放在一樣的位置上，火只往那堆乾燥柴燒過去；平地——有乾有溼——一樣平，水只往那塊溼潤地流過去。（《荀子簡釋》，頁4）

[2] 梁啟雄亦無注。

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的《荀子新注》對 [1] 的注釋是：

[1c] 這句意思是：堆放的柴草看來一樣，火總是先從乾燥的柴草燒起。（頁5）

對 [2] 的注釋是：

[2a] 這句意思是：在一堆鋪平的木柴上點火，乾燥的柴先起火；在平地上注水，溼的地方水先流。（同書，頁468）

以上是注釋。至於語譯，翻譯《荀子》全書的有好幾家。王忠林《荀子讀本》的翻譯如下：

[1d] 所加薪柴是同樣的，而火燒向乾燥的地方；平坦的地勢是同樣的，而水流向溼的地方。（頁63）

[2b] 一樣的新柴來引火，火一定向乾燥的地方燒；同樣平的地來注水，水一定向溼的地方流。（頁404）

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的翻譯如下：

[1e] 同一薪也，火必向乾燥處延燒；同一平地，水必就溼潤處流。（頁5）

[2c] 均等之薪火，火必就燥，均平之地，水必就溼。（頁568）

楊柳橋《荀子詁譯》的翻譯如下：

[1f] 柴草施放得一樣，火總是嚮著乾燥的一邊延伸；地面平整得一樣，水總是朝着潮溼的一邊流去。（頁9）

[2d] 均開柴草點火，火總是向乾燥的一方延伸；在平地下倒水，水總是向潮溼的一方流去。（頁797）

除《荀子》全書的翻譯，還有一些選集選取了《勸學篇》。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的《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先秦之部》就選了《勸學篇》並附有譯文如下：

[1g] 比方把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火箴必然向著那乾柴燒去；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水流過去，必然向著那潮溼的地方流去。（頁734）

于在春的《文言散文的普通話翻譯》也收了《勸學篇》的上半，譯文如下：

[1h] 鋪排的柴草看上去一般無二，火總先燒向那乾燥部分；地面看上去一般平坦，水總先流往那潮溼處所。（頁29）

與《荀子》類似的文字又見《呂氏春秋》及其他幾種古籍。《呂氏春秋·有始覽》的第二篇文字與《大略篇》相同：

[3] 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

王范之《呂氏春秋選注》注釋如下：

[3a] 平地，同樣高的地面。注，瀉。均薪，同一樣的木柴。（頁107）

張雙棣等《呂氏春秋譯註》翻譯如下：

[3b] 在同樣平的地面上灌水，水先向潮溼的地方流；在鋪放均勻的柴草上點火，火先向乾燥的地方燃燒。（頁353）

《尸子·仁意》文字也與《大略篇》相近：

[4] 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羣書治要》，卷三十六，頁二十二上）

《鬼谷子·摩篇》文字則如下：

[5] 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溼者先濡。（卷中，頁八下）

二

上引《荀子》、《呂氏春秋》、《尸子》、《鬼谷子》的文字，其中有兩三處很容易誤解，現在提出來討論一下。

第一，「平地」兩字應該怎樣解釋呢？《荀子》和《呂氏春秋》的譯注，雖然文字上有所不同：

[1b] 平地一樣平， [1d] 平坦的地勢， [1e] 同一平地， [1f] 地面平整得一樣， [1g] 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 [1h] 地面看上去一般平坦， [2a] 在平地上注水， [2b] 同樣平的地來注水， [2c] 均平的地， [2d] 在平地倒下水， [3b] 在同樣平的地面上灌水，

但都認為「平」字是修飾「地」字，所以把「平地」看作偏正結構。這是值得商榷的。

[1]「平地若一」與「施薪若一」對文。因為「施」字只能作動詞用，所以「施薪」只能看作動賓結構。「平地」與「施薪」對文，所以也只能是動賓結構。[2]「平地注水」與「均薪施火」相對成文，結構更為嚴整，不但「平地」與「均薪」是對文，「均薪」與「施火」、「平地」與「注水」也是對文。四個結構中「施火」與「注水」只能是動賓結構。「均薪」看起來似乎可能是偏正結構。[3a]把「均薪」解作「同一樣的木柴」，[3b]把「均薪」翻譯為「鋪放均勻的柴草」，都把「均」字看作「薪」的修飾語。其實這是不對的。「均薪」這樣的結構在古漢語中幾乎沒可能是偏正結構，就算退一步說，假設是可能，也只能看作「勢均力敵」的「均」，把「均薪」解作「數量相等」的薪，「均」字絕不能解作「同樣的」或「均勻的」。但「薪」卻不是可以用「數量」計算的東西，而且這一節文字所講的「均」也不是數量上的「均」。既然「均薪」不是偏正結構，那就只能是動賓結構了。四個結構有三個是動賓結構，「平地」一面與「均薪」相對，另一面又與「注水」相對，那也只能是動賓結構了。[4]的《尸子》作「平地而注水」，多了一個「而」字，於我們理解句子的結構也有幫助。「而」字在句中，多用來聯繫兩個動詞，例如「學而時習之」，「而」字就用來聯繫「學」和「習」兩個動詞。這樣「平地」和「注水」之間多了一個「而」字，便顯示「平」和「注」都是動詞。這樣《尸子》的異文，可以作為「平地」應是動賓結構的又一證據。

第二，「若一」也是容易誤解的：

[1b] 若把柴薪施放在一樣的位置上……平地一樣平……

[1c] 堆放的柴草看來一樣，火總是先從乾燥的柴草燒起。

[1d] 所加薪柴是同樣的，而火燒向乾燥的地方；平坦的地勢是同樣的，而水流向溼的地方。

[1e] 同一薪也，火必向乾燥處延燒；同一平地，水必就溼潤處流。

[1f] 柴草施放得一樣，火總是嚮著乾燥的一邊延伸；地面平整得一樣，水總是朝著潮溼的一邊流去。

[1g] 比方把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火燄必然向著那乾柴燒去；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水流過去，必然向著那潮溼的地方流去。

[1h] 鋪排的柴草看上去一般無二，火總先燒向那乾燥部分；地面看上去一般平坦，水總先流往那潮溼處所。

在以上譯文中「若」字、「一」字的翻譯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先說「一」。譯文大多數把「一」理解為「一樣」、「同樣」、「一般無二」，只有[1e]譯成「同一」。[1g]的「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似乎譯得太隨便了。「一樣」、「同樣」的問題是，有些譯文只泛說「同樣」、「一樣」，並未說出在哪一方面「一樣」，而《荀子》原文的「若一」並不見得是泛指。有些譯文是指出了哪方面，但與原意有出入。例如[1b]

「一樣」指「位置」，好像還沒排開柴薪，已經有可以形容為「一樣」的位置。這不是《荀子》的意思。《荀子》說的是「薪」排（施）得「若一」，並未提到位置。[1c]、[1d]、[1e]似乎都說柴薪好像是一樣，但火先燒向乾柴。這樣「一樣」是就「乾燥」而言，而《荀子》說的是「排得一樣」，顯然不是就「乾燥」而言。

現在再看「若」字。「若X」是「和X一樣」的意思。[1c]的「看來一樣」和[1h]的「看上去一般無二」都和原意有很大的出入。「看來一樣」、「看上去一般無二」言下都有「其實不完全一樣」的意思，都是說「堆放的柴草看來好像是一樣乾燥，其實不然，所以火總是先從乾燥的柴草燒起」。但「若一」並不蘊含「其實不然」的意思。「若一」是「完全一樣」的意思，或者更細緻的說「像『一』那樣完全相同」。這裏「一」字可以看作「完全相同」的具體象徵，也可以解作「一」字。如果解作「一」字，這句話便可以理解為「把柴鋪開，鋪到像『一』字那樣均勻……；把地弄平，弄到和『一』字那樣平。」這樣翻譯不但可以準確地把「若」字的意思譯出，而且更把「一」是就甚麼而言——均勻與平——點明出來。

第三，「火就燥也」的「就」字，在古漢語極常見，例如《論語》：「就有道而正焉。」意思很清楚，是對方不動而已方去到對方所在的地方，「遷就」一詞，是從這一意義引伸而來的。「火就燥也」、「水就溼也」也是表示「火」和「水」往「燥」往「溼」去而不是「燥」和「溼」向「火」、「水」來。《尸子》「火從燥」的「從」字在這一點上和「就」字無別。[1c]的「火總是先從乾燥的柴草燒起」和[2a]的「乾燥的柴先起火」用來翻譯[5]《鬼谷子》的「燥者先然」、「溼者先濡」是可以的，但用來翻「火就燥也」、「水就溼也」則欠準確，因為「就」字和《荀子》這段話有密切關係。《荀子》繼續說「物各從其類也」，「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火」從「燥」、「水」就「溼」就是「燥」招「火」、「溼」招「水」，翻譯時如不把「就」的意思翻出來，上下文就不能緊湊了。

從《荀子》這段文字的注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我們對語法結構應該小心。遇到解釋兩可的結構如「平地」時，就要利用句中的對文去判斷是哪一種結構。第二，古代漢語的用語譯成現代漢語時很容易忽略了原文言下所蘊含的意思，所以也需要小心處理。

引用書目

- 《荀子集解》，《新編諸子集成》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9月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
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2月
王忠林《新譯荀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1974年1月
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

楊柳橋《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2月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先秦之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11月

于在春《文言散文的普通話翻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7月

王范之《呂氏春秋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8月

張雙棣等《呂氏春秋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

《羣書治要》，《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日本尾張藩刻本

《鬼谷子》，秦恩復校訂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年6月影印清嘉慶十年（1805）江都秦氏刻本